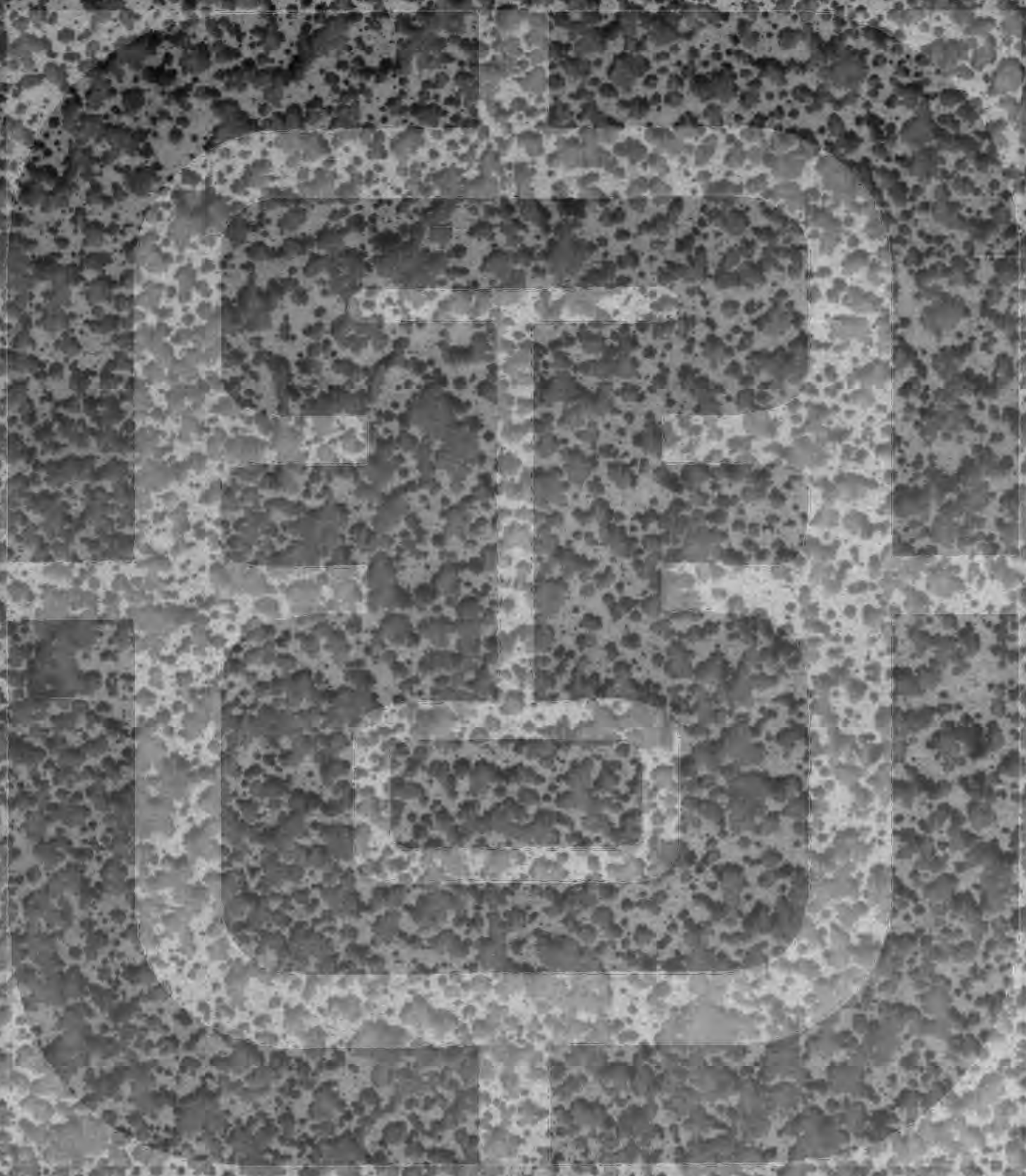


三



奏議卷第八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翰林學士隱岫對劄子一首

卷一百四十一



乞州縣選勲賢之後上之國學

臣聞舜命后夔專教胄子周置大司樂其教國子尤致詳
焉本朝設監置長二皆以國子爲名蓋本諸此雖然其名
是也其實則不過科舉之職歲許朝士牒試子弟數人而
已平居蓋未嘗教養也及其父兄去位則亦委之而去果
何補耶洪惟國朝文武名臣道德勲業著在簡冊代不乏
人是宜與國咸休奕世無窮而一再傳之後蔭補不及往

往淪於編戶。雖彼不能克紹，亦由法制未備故也。往者
向陛下初政，嘗錄勲臣之後而祿之恩禮既厚，故可暫行。
而不可以常有。司又難其路，應詔者統一二人而止。幸今
遴補試以革冗雜之弊，當有以充其闕。願下三省定前世
文武勲賢之後自幾品而上，許所在州縣次第上之國學。
逐歲聽其就補，別號考校，候中選隨所習文武之業分隸
兩學，然後參定升補之制。歲釋褐三二人，庶幾賢者之世
功臣之類皆自勉為善，振揚其家聲，亦使當今趨事赴功
者歆羨跂慕，思燕及來裔，以共圖報塞其為益也。大矣。取

進止

隱岫對劄子二首

乞翰苑 御書

臣竊惟 列聖眷顧翰苑多，因詞臣有請賜之扁榜在

大宗時，別飛白玉堂二字，見今刻石院中。陛下天縱多

能，筆法高妙，臣僚私室多拜宸翰之賜。北門地在禁嚴

顧可獨闕，臣幸以菲才叨塵內直，若不援淳化紹興故事，

仰干鴻造，是為自棄。惟陛下萬幾餘暇，特出聖意，肆

筆大書，寵賁下臣，使得揭之直廬之中，非特增光本朝

盛典俾臣姓名可附不朽實萬世之遇也取進止

乞展限脩史

臣竊見編脩四朝正史置局雖久而中間緣併手重脩
徽宗實錄未暇撰次只自去春進書之後前史官李
燾方始具奏乞寬展期限尋奉四月三日聖旨展至今
年春季適會案月以來官屬多從外補是致未能就緒欲
望聖慈特降眷旨更展期限庶獲成書臣謬列史官
合具奏稟取進止

又奏翰苑名稱劄子

臣近者忘其冒昧輒引故事恭乞宸翰刻寘玉堂嘗蒙

宣諭何字可代英廟嫌名伏緣直廬之類皆未穩當倉
猝未知所對連日思索敢為二說仰瀆春聰臣竊見唐

有集賢書院蓋集賢殿之書院也其後置學士院往往因
所寓宮殿而寓直焉若駕在大內即置院於明福門駕在
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德宗嘗召學士對浴堂則又移
院於金鑾殿此正如漢有玉堂而許臣下待詔於其側唐
置書院於集賢殿以處文學之士也今擬玉堂之院未審
聖意以為然否臣又聞漢因避諱改禁中為省中自是

相承凡官舍在禁庭者通謂之省不可比擬外如後省散騎省祕書省殿中省其名不一杜甫詩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殆此義也若作玉堂之省亦頗近古或二者皆不可用即乞出自 聖裁臣妄陳管見罪當萬死無任戰懼之至取 進止

薦林永叔劄子

臣昨因脩 四朝正史聞有忠州文學林永叔頗通曆書曾委官屬與之推筭曆志近據本人稱今年九月合是小盡見行淳熙曆却作大盡又聞虜中曆亦作小盡其說踈密固未可知要是留意於曆者今以其供到大略別紙錄進乞付禮部試加考覈兼本人曾於乾道九年被 旨同李繼宗等參詳乙未正月疑朔雖星官曆翁互執已說是非難據然千慮或有一得不可廢也取 進止

薦察官劄子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可令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擢用遵用 祖宗故事施行臣恭依 聖旨舉官下項

一員奉議即幹辦行在諸司吳燠性資靜重初術疏通
更歷州縣人皆言其廉正

一員朝請即權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詹儀之清心寡慾
居官可紀資歷雖曰稍深然故事即官宰掾多遷六
察所以重臺綱也儀之曾自知縣為臺簿實應資格
非右件二人得之公論敢以應詔或不如所言甘坐謬舉
之罰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羅水堂對劄子二首

論優恤軍士守臣便民五事

臣聞國家所重者莫大乎得軍民之心此固 陛下與大
臣夙夜以為念者臣妄有管見仰禪末議竊見近降 勅
榜慮諸軍有累重而月給不能贍者特令借支見錢內委
兩浙轉運司外委總領所營運利息補其不足昔楚師多
寒上有溫言則皆若挾纊越人未飲一聞投醪則莫不心
醉至誠動物其效甚速今 陛下以境未復虜性難測預
推德意以感軍心甚大惠也然臣過計諸軍貧乏固非一
日彼初謂朝廷不能盡知未敢有所希覬亦既知之則必
指日以俟存恤若使待所得於一歲之後不推人稍失望

亦恐頗虧事體。臣願陛下因已行之命，不惜封樁錢數十萬緡於今年防秋前，將累重貧乏之人，特給一次。日後自依元措置事理，接續支遣。如此則三軍之士，衝戴非上恩，緩急調發，誰不用命。此得軍心之說也。至于民事，全在監司郡守，以其休戚告之于上。昨紹興二年二月，嘗詔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五事聞奏。至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又降指揮，不拘五條或多或寡，惟務的實。今雖遵用此制，然其人不無賢，否則所論容有是非。朝廷一例視焉。常程皆付逐部勘當，鮮或施行。且以靖州邊

壘言之。昨守臣邢遷在任日，上司以蠻徭作過凡百寬假，故可效力。及事定之後，即不能措手。請祠而去，問其所以，不過一二事。如經總制錢額收一千五百餘貫，而每歲多敷二千三百餘貫。往往科罰徭人，椿辦其數，又寄招陝西軍兵人數，亦是昔罷而今復。聞守臣陳乂已於便民事件中具言底蘊。臣謂此等在國計至為微末，於邊城所繫甚大。推而至於他州，其數必多。姑借一端，可槩見矣。臣愚伏望聖慈明諭三省，今後諸州守臣具到便民事件，槩其實有利害如靖州二事者，速與施行。或必須勘當，亦望嚴

五日限毋使稽滯仍詔諸路監司於到任半年之後條具
本路民間利病事件如守臣之制庶幾陛下不出戶庭可
以明見萬里此得民心之說也取一進止

奏議卷第八

論監司帥守接送侈費

淳熙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竊惟久任守帥古今不易之理其或非時改移蓋非獲
已惟是將迎之費吏卒之數具存格令當官者自應體國
愛民於其中更加樽節近乃不然務為觀美支用益夥往
往格外巧作名目列郡動至三四百人其借請公用皆有
增而無損稍不如意則督過交承遷怒僚吏無所不至守
帥如此望其禁戢屬部難矣聞之衆論謂才數年前接帥
臣約費萬緡當時已駭其多今蓋增至四五萬緡矣設遇
歲中一再更易則當費一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臣願

陛下嚴賜戒飭自今接送監司帥守一依舊格毋得多
破人數人數既減借請自少其從公用之類皆令節省庶
幾帑廩稍寬少副裕民之政至于精選任戒數易此所謂
揣其本者惟下陛下更留聖念取進止無而不至也

論犒軍

臣近嘗妄論朝廷已知諸軍有累重貧乏不能自給之
人欲及防秋前特推恩意天語似以為然臣竊惟陛下
愛惜邦財未嘗妄費緣此行在封樁約及二千餘萬而逐
虜總領所亦各有封樁錢物今若出自睿斷於內早與

特支一次以實勅榜之大惠則費雖不多而可以得百
萬士卒之歡心其利害昭昭矣兼臣頗聞議者謂降本回
易一事將來未免稍有窒礙去處故節目亦未甚定今既
先有以與之則諸軍知號令之必信也緩急益當用命臣
以此事所繫頗重故敢申言惟具聖明財幸取進止

論監司奏陳所部利害

臣聞人主前旒蔽明駐纊塞聰其所以能明見萬里者內
寄耳目於監司也今臺諫既以所聞告于上矣則為監
司者自當數以所部利病獻焉今除每歲刺舉一二官吏

外鮮聞以某郡縣之利當興某郡縣之害當除徹于陛下之前者豈真無利害可言哉蓋未嘗周爰諏詢之過也臣願明詔部刺史或月或季各以部內所當罷行之事倣成周小行人所謂萬民之利害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順與夫作慝犯令豐凶和樂之書條具以聞毋得用薄物細故塞責如此則不惟陛下坐而周知天下之故亦可於是稽其人之才否而詔黜陟矣取或進止

萬士倚桂對劄子二首

論兩淮民兵

淳熙五年九月二日

臣聞兵農之分久矣本朝慶曆中棟保捷治平中刺義勇熙寧間行保甲皆欲稍復古制而議者參差不齊或謂公家無所費而坐獲其用有利無害或疑緩急退怯牽動正軍有害無利是不然用得其道雖沮詐猶足使况人乎南渡以來兩淮團結民社前後條法固備臣嘗詢訪曲折有從政即張巖者其說頗似中理大槩言人之常情樂以趨事則雖弱必強若督責勉強則雖強必弱今淮民固有材勇好攻戰者亦有慵惰畏行陣者奈何泛取而不為之別乎今莫若擇膂力剛騎射精志氣果者自為一等歲時

程其技藝部以節制平居無事特與蠲免徭稅以勸之設
遇調發可以責其用命比之泛泛糾集殆不可同日而語
也此外則將疲懦不堪戰鬪者依舊結集保伍使衛護鄉
井備禦他盜亦不至全為無用如此則人數雖似稍少而
能否兩適其宜乃所以為多也臣願陛下特紆睿覽
如或可採乞更為大臣籌度行之取進止

論孟享拜跪

臣仰惟陛下嚴奉祖宗務極誠意今歲偶因拜跪稍
妨間令宰執分詣景靈孟非獲已而外廷不達事體頗

疑闕典今孟享在即臣偶有管見不勝愛君之心輒妄言
之神宗初置景靈宮以及徽廟往往逐殿行禮未
嘗連併拜跪然猶分作三日今既聚在一殿事當從權謂
宜於是日陛下初再拜如常儀次詣神御前逐一上

香奠茶酒

亦權宜免跪

天步姑且徐行而令謁者贊群臣次第

於庭下候聖躬行禮已徧復還褥位又再拜而退則是
前後共有四拜不至甚勞萬一仰合聖心即乞臨時傳
旨太常寺權暫行之勿以為例非特於禮無爽亦可少副
都人跂望屬車之情未春以後不妨却從舊制設或值雨

則聖駕自不須出今取進止

十月四日 駕詣景靈
拜跪如常明日乃詔分詣

隱岫對劄子三首

臣竊見正月一日頒降淳熙一路一州酬賞新書輕重曉

淳熙五年十
月十八日

然更不容欺中外幸甚然臣尚有管見敢效其愚臣昨任
兵部見四川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舊賞如本務馬
每年起上京陝西綱及三千五百匹任滿與轉一官之類
者元豐七年勅也又如梓州路戎州立定每年買馱騾馬
四尺以上每及五百匹減一年磨勘次第而轉一官者崇

寧四年指揮也招安將買馬一年及千匹轉一資者五年
指揮也成都轉運官司應副黎州買馬銀帛無闕誤各減
二年磨勘者宣和元年指揮也臣今者備數銓曹因戶部
行移間又見劍州知州任內般茶數額比附興州大觀權
茶司條格減二年磨勘者政和元年勅也知通分受者四
年勅也並是見行賞典新書偶未該載每遇推行吏部止
憑關會給據上鈔未稱總覈之意竊恐如此之類尚多有
之歎望聖慈令勅令所立限行下諸路并移文六部及
所經由庫務等處盡行取索隨一路一州附之到任任滿

賞格之後庶幾坦然可守盡革吏奸取世進止陞到
論選人改官立額

臣觀本朝嘉祐間號為全盛王安石猶謂選人歲改京
官不超百人當時患其多焉今日改官之數乃反過于嘉
祐安得不為權時揀弊之術也竊聞紹興二十四年奏舉
引見改官凡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
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其就任改官獲盜改官并在京職
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遂至一百一十三人於是隆興
元年四月因臣僚有言降旨歲以百員為額乾道三年十
月又通四川以百二十人為額遇有溢額員數即候次年
施行仍理為次年之數行之累歲似為允當至乾道七年
十月有司不能遵守遽然申請今後更不限員適者陛
下念官冗之弊稍嚴升改去歲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
捕盜在焉今若明降指揮歲以此數為限遇有溢額即如
向來措置留待次年又慮所積頗多即乞三年一次會計
如溢額及三四十人即令內外官司權免上半年舉官一
次又如溢額及六七十人即令內外官司權免全年舉官
一次俟至明年却令依舊若三年間別無溢額固無可言

如此則不動聲色不改法令而七十員之制遂定儻或可
採乞付議者除具施行取進止其後歲以七十員為額

臣竊見近歲武臣磨勘轉官並於告身明載年甲以防欺

偽其文臣京官而上每陳乞轉官年甲亦多差誤臣欲乞

今後除特旨轉官及命詞給告外餘人遇磨勘並令有司

子細參照書其年甲庶革日後增損之弊取進止

臣以菲才被命纂脩十四朝正史願同僚協力哀類事實

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現前朝國史雖是

眾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

手不至訛舛粵自南渡以來文籍殘闕往往搜求散軼考

證同異若非參合眾智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嘗與

眾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論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脩

潤庶幾首尾貫穿體制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也如合其

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止十月二十四日

聖旨依奏

論軍民相毆劄子淳熙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近降指揮以王友直病中馭軍失紀律亟從貶降
乾剛赫然孰不畏仰然臣謂官軍本不敢擅捉平民皆由
友直素來貪橫刻剝不能戢下中間長明寺爭競及等子
相打二事失於公心究治積習至此今既行遣友直則其
餘軍士往往惕息不安以臣愚見謂宜將見收到為首作
鬧之人疾速施行其餘一切不問設若用有司常法追呼
杖蔓則恐諸軍疑慮激成忿怒不平之氣却費行遣非所
以鎮壓群情也伏取前進止辭對呈非可西問責為一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後殿對劄子三首

論杜太后家子孫

淳熙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臣竊見本朝崇德報功凡勲臣之後多命以官使續世
祿此忠厚之至也仰惟昭憲皇后誕生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聖子神孫垂裕萬世功德之大古無倫擬爰

自大觀元年十一月因杜氏孫女陳乞兩世失祿特詔

逐月計口支給錢米五歲錢一貫文米一石十歲以上錢

二貫文米一石至今遵而行之非其他外戚可比在於恩

意固極隆厚然而祿任不繼闕孰大焉按政和五年十一

月八日內出手詔其略云杜氏之後門闕微替求其子孫

無在仕版第宅圯壞貧不自給可令有司訪其後裔命之
以官由是觀之當時固不止給錢米而已臣愚欲望
慈持命有司參照上件典故令杜氏整比家譜擇其子孫
愿恪有才能者一二人加之一命之寵畀以祠廟之祿世
世勿絕仍就行在賜官屋三二十間使聚族與居與國無
窮庶幾慰在天之靈報垂裕之德况近降十二月十一日
指揮杜氏請錢米者不過臨安常德府一兩處計其人數
必不甚衆及今施行良易為力如合聖意乞作聖旨
行出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臨
安常德府取會故昭憲皇后宅杜氏子孫

見支破請給人開具年月
才行并宗枝圖保明間奏

論解試試官

臣竊惟當今仕進之塗固多而以進士任子為重二者之
中進士又加重焉其所以取之之路不過解試省試殿試
而已省試初有點檢試卷官次有參詳官最後乃至知舉
官殿試有初考有覆考有詳定有編排其詳如此惟解試
聚一州一路舉人動以千萬計方能否未辨真贗雜進之
時考校可謂至難事體可謂至重而去取之際專在一夫
何其略也且以一州言之三千人就試共解三十人而所

差試官止於六人則是每員合考校試卷五百副取合格者五名當監試分卷子之時初無差等假令甲房程文偶然優異而所取不過五人乙房程文偶然平凡亦必足五人之數幸與不幸繫乎臨時又况所差之官間有昏老廢學挾私自用者則其鹵莽又可知矣臣愚欲望聖慈念解試為取士之原理宜精審特詔監學詳議可行之法稍革舊弊庶使計偕得人國享籲俊之福實學與選士無遺才之歎取進止

十一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論臨安府牲牢價錢

臣聞牲牢不可不備而尤當致其潔焉昨乾道三年躬郊之歲曾於八月降旨戒飭臨安取買牲牢禮料毋得過數科擾及令即支價錢御史察其違戾自是以來積習浸久奉行往往不度既多賒取於民故價雖高而牲常瘠近據鋪戶經太常陳訴今歲未支價錢至及六千貫是豈足以仰副陛下欽崇邦祀之意哉又如新正朔祭近在數日而牲猶未備取具臨時向暇在滌此非所謂潔也今郊見天地期復不遠臣願明詔有司取見未支錢數令於左藏庫先次撥還然後申嚴乾道三年所降聖旨務在必行

以革舊弊取進止尋下臨安支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奏議卷第九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二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羅木堂對劄子共首中

論宗官淳熙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近聞判大宗正事士輟以年老改充宮觀使至今尚闕宗

官蓋難之也夫糾齊董正任責甚重所謂丞者不過簽書

而已事之與決何敢干預以臣愚見謂宜於正任中擇屬

近行尊者亟補其闕却依南外西外體例擇文臣老成通

諫者一員同知大宗正事庶幾協心共濟不致過舉况並

置二員自存舊制非是創添如合聖意乞詔三省選其

練 糾

人而用之以助成非聖朝信厚之化取意進止

論明堂劄子 淳熙六年 不曾上

臣伏觀明詔令禮官詳議明堂典禮見條具奏聞外臣竊

惟祀帝如祀天皆以下祖宗配食此仁宗已行之制深

合於禮况明堂不專嚴父具存神宗聖訓司馬光等正

論但世俗不能偏知典故只誦孝經之文未嘗深考其義

致以今日為疑故前郊李燾申請雖經群臣集議尋為異

說所奪今既明降指揮即與臣下起請不同若復中輟理

或未安臣意望 聖慈旦夕作一宛轉達知太上皇帝

仍候將來降 御劄日詳載古誼庶幾杜絕不知者之說

實為允當臣先事妄言伏候罪譴取 進止

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狀 淳熙六年三月初九日

臣等竊觀傳載皇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

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

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

序而立故曰明堂者也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

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

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

宸

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
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宗祖
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論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
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朝獻
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
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餘意
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祀是也
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躬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禮
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
及將仁宗時名儒李泰伯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宮誨
司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在前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三月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禮部太
常寺詳議到事施行

講筵留身劄子三首

論安定郡王襲封人

淳熙六年四月三日

臣竊見安定郡王闕封人已久近據從議即子遜經禮部
陳狀云令字號今別無人當用子字子遜見年七十八歲
合行承襲有司抑遏不為施行臣竊謂子遜年齒已高又

投謀自訴則其人諒亦無取欲望聖慈

已見上殿劄子一首

論黜陟郡守

淳熙六年五月二日

臣聞立國必有制度如三代之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子孫守之皆歷數百年雖舉偏補弊有所不免而規模一定未嘗易也恭惟本朝聖聖相授至于陛下厚德加乎民至治高于古其間政事設施雖時有損益至于立國之要則專在乎仁故兵未嘗不用也而以禁暴安人為本刑未嘗輕貸也而以遷善遠罪為意此所以上天佑之下民歸之億萬斯年方興而未艾也臣久侍左右竊仰陛下發於言者無非仁言施於政者無非仁政苟有利於人事至難而必為苟未便於物令縱下而必改推是以往增

光宗祖宗混一夷夏蓋可指期以俟矣雖然人主至尊萬民至卑九重至深四海至遠陛下有是言也非賢守令則無以達之于民縣令衆矣勢難徧擇蓋亦注意于郡守乎自陛下即位以來凡除守臣必延見訪問間有疲瘡病疾鄙拙庸謬者往往改授他官不可謂不注意矣然臣尚以為言者蓋諸道以簿書期會為能者多知有教化者少便文自營欺謾為課者多實惠及民者少是以早聖心焦勞于上而黎庶未康于下抑有由也臣願陛下法虞舜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遺意詢事考言取郡守治效者聞者峻擢三二人以風曉四方又取治狀不進者顯三二人以策勵其餘自然豈弟之詠可繼于成周循良之盛不減于西漢此似迂而實切似緩而實急惟聖明裁幸取進止

後殿對劄子二首

論議明堂赦書

淳熙六年五月十八日

臣仰惟仁宗皇帝在御之二十八肇行宗祀之禮當時所降赦書恩意特厚又別為手詔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以新庶政載在史冊垂之無窮今陛下臨政願治十

有八載德日新而又新治既進而加進其視祖武無間然者是以發德音下明詔卜以季秋宗祀上帝蓋盛舉也惟是自今赦令多因諸部條具而去取之文詞雖繁卓然可行者少故州縣亦視為常程未免徒掛牆壁臣愚欲望今慈出自聖意密諭三省樞密院就此三兩月間詳議政事設施之大者用仁宗故實敷為詔旨與赦俱下至如諸路刑獄有觀望淹延累歲不能決者州縣賦稅有輕重不均若登帶積欠名在實亡者版曹憲部皆有稽考並作訪聞或貸或蠲一新斯民之耳目此實人主殊常之恩而非有司所能及也故願陛下與大臣預圖之又諸州太守到任便民五事其間亦有言一方大利大害尋常例付曹部勘當鮮問施行臣亦乞命上承天心下恤人隱歡欣感戴溢為和氣自然華夷福祿無疆不其踴歎取進止

論郊齋

臣伏見陛下約於奉已豐於馭下中外臣民具知之不待贊也南渡以來郊齋比舊格例裁三之二陛下其仁如天自乾道中特令全支蓋三郊於此矣今季秋宗祀群

臣既免蒙犯風霜又無郊野駁犇之勞若使復受全給殆非體國之義矣臣願預詔攸司除諸軍賞給一切依前郊支散外其群臣賜予姑仍舊制支三之一不特使執事之臣受之也安其於足國裕民之政不為無補昔司馬光王安石在翰苑嘗議斯事人皆以光論為當臣之潛言蓋本於此取進止

奏議卷第九

論宗室同名

臣竊謂事有所該者廣而涉於簿書期會則雖良法美意未免以吏奸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於利而已乘文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為害於其間以去歲正月臺劾大宗正司人吏劉景及進奏官高忠信乞覓善潛錢物觀之槩可見矣大抵祖宗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宮院自然立名各殊神宗熙寧以來日益蕃衍於是稍許其補外至哲宗始因宗正寺丞宋景年之請凡別祖無服親若非連名許用本字勢使之然非固略也至於今又

八十餘年矣。宗支愈盛，往往散居四方，必欲驟改，宜戛戛乎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餘路半之。限滿無立名公據，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給。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年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能行。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許參部者，轉為先次參部。不許赴任者，轉而為未放請給。今又歲餘，遷延如故。祇如臨安近在輦轂，為通判者善仁也，為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改焉。况遠外者乎？臣謂宗室之有官者，告勅印紙一一可驗，名雖偶同，三代未嘗同也。今捨其平生付身，而憑宗正吏一紙之公據，輕重蓋相遠矣。臣又見外路保明乞改名之人，例具三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為可用，而宗正寺則以為不可。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不肯明言與某王宮何人位何人同名。然則雖不重疊，而謂之重疊，豈易察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參部及赴任之人，不候立名公據，且依舊法，却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定到所改未當之字，須令大宗正司、宗正寺分明檢照。聲說與三祖下某王宮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妄言。

重疊庶幾稍扼吏奸仰副
聖陛下睦族之本意取
進止
臣八月十六日嘗奏陳廣西二事乞於明堂赦文內備宣
德意後來未知李接已遂平珍否今大禮在近須至奏陳
者王喜回入封回入封
臣一臣久聞廣西官吏奉行鹽法未善致李接扇惑愚民
因起為盜賊今款乞於赦文內一項云勘會廣西賣鹽
而專以裕民訪聞官司奉行不虔或抑勒民戶過數請
買或拖欠鹽丁本錢不支除已節次行下本路措置
施行外如州縣尚敢違戾即仰監司案劾監司失於
覺察御史臺糾劾以聞

一臣昨見今年五月九日

聖旨柳州宜章桂陽軍臨

武道州江華縣并其他盜賊經由去處今年夏秋二
稅並未得催科聽候指揮蠲放近聞湖南漕臣陳孺
已體訪到二千五百九十八戶總計夏秋稅錢四千
三百四十五貫銀二百三十六兩米三千三百石有
零八月十八日降旨並特與蠲放聖澤如春孰
不感歎今悉廣西被擾州縣似稍濶遠款乞於赦文

內一項云勘會廣西州縣有曾經盜賊蹂踐及經由
去處仰帥臣監司疾速取詣實開具以聞當議蠲放

稅賦

右臣伏料聖明已有處分若得付之赦遞風動海隅自
然破草竊之心解愚民之惑伏取不進止

臣妄陳已見未必中節或是朝廷見已施行伏望

聖明特賜寬宥

論明堂太廟拜跪劄子

臣近者統覩宗祀展日指揮旋聞一切如舊仰見陛下
下誠心感格天步輕安臣子之情不勝抃蹈惟是十五日
蓋太廟逐室行禮奠幣酌獻升降至再拜跪頗多按樂記
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氏注云若於清廟大饗然又禮
器載季氏違閭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子路預焉質
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夫君臣之制雖殊祭祀
之恭一也臣願陛下密諭大臣前期節文斯禮使有定
論協于簡易之言免令有司臨祭疑懼若陛下奉先思
孝寧過乎禮自不以此為勞則固無可議者臣不勝螻蟻
拳拳之誠謹具手劄奏聞伏乞
睿照

後殿對劄子一首

乞因明堂晴霽整戒

淳熙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臣竊見宗祀將受誓戒，陛下初慮拜跪稍妨，欲令改用季辛，既而聖慮默與天通，玉趾勿樂而愈暨，景靈朝獻，陛下又不以冒雨為憚，成禮而返，纒至太廟，詔徹儀衛，却車輅，用示貶損之意，曾未旋踵，遂即晴霽，明堂行禮之夕，氣象清肅，星月燦爛，謂天難謀，乃爾易見，謂天蓋高，乃爾易回，不待執珪幣，陳犧牲，而景貺固已駢臻矣。臣聞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陛下前之一念，實有得乎此，臣願益充是心，見諸日用，自然國家日益安寧，福祚日益綿永，蠢彼夷狄，亦將因干羽而來格，此舜禹已試之效，非臣之私言也。取進止。

常朝請對劄子一首

論依字

淳熙六年十月十一日

臣竊見臣下凡有奏請，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旨，其可從者，皆謂之依。是以唐穆宗為太子，每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憲宗聞而嘉之，夫全書猶在所

避則有司臨文與決之際不可一律用此字明矣臣竊見
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逐曹即官隨事款筆於前長貳例皆
判依於後相承已久無敢改易揆之事理深所未安臣愚
欲乞明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
幾稍嚴上下之制取一進止

奉 聖旨依

奏議卷第十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隱岫對劄子四首

論差宗實作教官試官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竊見熙寧二年始詔 祖宗袒免親將軍已下願出官

者聽願換文官者與試御知縣願錄聽應舉者依外官速

今歲月已久往往爭自淬勵才華議論殆與寒士齊驅則

其任用之際不宜薄也昨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曾

降指揮宗室及第人今後不許乞教授官差遣吏部亦不

許注授乾道八年五月七日因第一甲及第一人師烜自

押

陳方許集註教官其第二甲以下依舊不許又外路差解
試官之際亦不及宗室且鑠應既依外官注授考試何可
獨為限隔得非以其取之之易故疑其學術之未至耶竊
見近降十一月初七日指揮宗室有官鑠應無官應舉省
試每十人取一人比之諸路得解進士分数已不相遠今
若一用省額取放却將考試注教授及朝廷擢用之類並
令與庶姓登科人一用則取之既精待之益厚俊才如欲
向將復見於今日如合聖意乞付有司施行取旨進止

奏請論戰功王照誤起轉兩資一百四十三

臣竊見尚右條令自武翼郎至武經大夫凡磨勘及賞典
並超一資謂如武翼郎超過武義郎直轉武經郎之類惟
有戰功人即超兩資謂如武翼郎超過武義郎武經有一
轉武畧郎之類至武畧大夫以上其秩序已高故在法凡
磨勘及非次轉官止合超過一資今有武義大夫王照曾
立戰功本部用例擬超兩資遂跨武經武畧大夫直轉武
節大夫臣謂武畧既是止超一資之官不應猶躡二級只
當超武經一資而轉武畧大夫事理明甚只緣自乾道淳
熙以來武義劉興劉儀杜千焦擴等皆承例誤超兩資若

不奏陳恐王照却疑有司今日之誤。臣愚欲望以聖慈特
賜詳酌自今並令改正取人進止聖恩自宜直
賜先於淳熙年十月內曾奏陳六部架閣庫文書浩繁屋
宇損敝乞照紹興十五年置庫指揮嚴加整比及令有司
早行修葺經今又已四年近日輪即官點檢則彼屋者仰
視乃與天通傍觀殆無壁落兩月前曾有人艤舟于岸偷
竊吏部案卷勅黃之類欲載往外州作故紙出賣既覺察
擒捕即投棄水中慢藏晦盜心至極此臣愚欲望以聖慈

詔有司日下計料脩整毋若往歲視為閑謾官司虛降指
揮兼六部架閣主管官共四員自來臨安府應副居止若
就庫側兌換解舍使其朝夕便於檢校免致踈失亦閑防
之要術也所有臣元劄子併錄在前今取人進止
臣竊見文武臣陳乞蔭補合就刑寺截會平生有無贖私
罪犯候到即憑以上鈔自來例是本司當行人用片紙節
略元文批報更不經由官吏簽書深慮漏落差科無以稽
考欲望特降旨揮凡遇截會蔭補之人並令吏部專一符

下刑寺刑寺以公狀錄所犯全文簽書寺官用印回報庶
可憑信華絕姦弊取由進止

倚柱對劄子七首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論劉洪道贈官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近見靜江府申奏議即劉良弼乞依明堂赦封贈父母
臣契勘本人父劉洪道在建炎間身履軍鋒保全青社指
麾將帥期復舊疆厥後四明斷橋雖未盡善然倉猝排難
有勞可書累經至太土擢用雖至寶文閣學士左通奉大
夫紹興十一年秦檜欲誅岳飛以洪道嘗與共事諷言者
彈繫累數百言皆指飛也身沒之後子孫流落不振未經
牽復今若止同士庶贈承事郎不惟人情有所未安兼在
法又曾任待制以上職應贈官者官雖卑並贈大中大夫
本人係曾任待制以上止緣帶責降官有司未敢引用上
條又法諸曾任宰執責降而因子贈官者准執政官法以
此推之侍從責降恐亦可以此擬欲望下聖慈以臣所陳
降付三省或令勅令所詳議施行取下進止其後劉洪道特復元官職
臣伏見吏部尚書左右選侍郎通用令諸曾除名公罪非

入兩府乞指定親民官職劄子

其後劉洪道特復元官職

或元犯枉法及監主自盜贓罪者永不得入親民差遣之人前後甚多及到部差注之際除右選立定知縣軍使縣尉知城堡寨主係是親民外自来左右選例以知州知縣為親民如餘通判簽判之類並無明文可以依據侍郎左選雖於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因申明破格檢法官帶說職官錄參判司承簿尉皆是親民亦不曾明降指揮注擬之際往往疑誤不一利害非輕今未敢望聖慈降付三省下勅令所參照條法將通判簽職官下至曹掾丞簿等逐一指定某職係是親民某職不係親民庶幾銓部有以執守免致差注異同別生姦弊其考功令所載當親民自謂資任立文即與差注不同伏取 進止



上古曰乞考初元之政

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玉牒所脩仁宗皇帝寶元慶曆十年事跡成書

前期告于祖宗至日陛下御前殿而受之事體加重

如此臣知陛下非專以纂述寶藏為恭也正欲考前規

而允蹈之也當是時仁宗在位已二十四年西夏再盟

中國無事方且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輔臣歷言時政其大

略謂公私匱乏仕進多門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

制度未立簡擢靡臻虜態難常獻言少實各俾條畫用備

不虞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陳上躬

徵

之闕失左右之朋邪中外險詐郡縣暴虐以致法令之未
便朝廷之幾事皆附于篇以備采擇又御迎陽門召知制
誥待制至臺諫官等詢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豫將
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奸盜亂俗及
防微杜漸之策悉對于篇夫以光明盛大之朝而栗栗然
常若危亂在朝夕者何也蓋以自古人主在位既久則怠
惰或生天下已安則侈驕易至故以唐太宗身履百戰肇
基王業馬周猶告之曰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
上古但如正觀初則天下幸甚而太宗亦自問魏徵曰朕
政事何如往年讒旋有十漸之疏夫太宗既聖矣猶待臣
下隨事正救乃克無悔若吾仁宗德盛而愈謙世治而
愈畏救舉政要徧詢近臣此慶曆之盛所以遠邁正觀而
垂裕萬年所以遠過有唐也仰惟陛下聰明文武本乎
天縱克勤于邦則分陰在所惜克儉于家則一毫無妄費
獎拔賢能不間幽遠聽用規諫每容踈直上畏天命下恤
民隱凡帝王有一于此足以致治况陛下兼而有之乎
雖然行健不已者天之道也不息則久者人之誠也陛下
下日謹一日將二十年仁宗慶曆維其時矣臣願因玉

牒之書以遠繩。祖武考初元之政而益新。盛德使馬
周魏徵無以伸其喙。而正觀事業不足。進於今則四海何
患不一統。太平何患不立致。陛下留神而已。臣不勝拳
拳取進止。聞此。亦難用。臣等。亦不敢言。不。命。下。時。

天。知政事劄子六首

論措置營運

淳熙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望下。照。又。注。本。七。

臣竊見今早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兩浙轉運司諸路總領
所住營運已及一年。合依元降指揮再行措置。聖意深
以擾民為慮。且謂金陵蘆荻之價。頓增兩倍。其餘可知。他
日須別得一項指擬之錢。庶免營運。臣有以見陛下既
念諸軍之累重。又思民力之寬裕。盛德蓋與天通矣。惟
是歲給有常。豈容中輟。臣退而密計。淳熙七年已支之數。

每半歲共合用錢十六萬三千有餘貫。兩浙運司應副殿

千五百六十一貫。六百文。淮西總領所應副馬軍行司。建

康池州都統司三萬三千貫。文。淮東總領所應副鎮江都

統司二萬五千貫。文。湖廣總領所應副鄂州江陵府江州

都統司四萬三千貫。文。四川總領所應副吳州吳元府金

州都統司二萬四千貫。文。今日據江西提刑司申拘籍到撫州傳賊人
黃藏器家金銀田產共計一十四萬五千餘貫。只此一
項自可充淳熙八年上半年貼支之數。若令總領轉運措

置將朝廷所降本錢依常平法隨置司及屯軍處各開抵當庫一兩所專收息錢應用諸軍則不惟明年下半年便有指準兼事體正當久遠可行又免侵州郡稅額奪商賈之利其間不樂者不過富民有質庫之家耳然不足恤也臣以眾中不敢開陳輒具劄子奏稟如或可採乞作聖意宣諭三省密院措置施行或且令再將上取旨蓋目今方是六月少緩數日似未為晚臣受恩深厚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若無可採即乞恕臣謬妄之罪伏取具進止

臣早來又聞聖諭廣德軍兩水事偶得本軍廣德縣

百丞周梓書內有小貼子謹同進呈伏乞 睿照

批出措置營運 未日後進 來日再將上

論選擇東南人才為蜀中監司 淳熙七年七月一日

臣昨日見折知常奏知黎州李福謙疾病不才且謂制置司辟置未免應副人情乞早差官其言似亦有理臣謂守邊若得公明廉潔之吏則平居處事有方緩急隨機應變不在別假事權添屯軍馬自可俯寬憂顧一或用匪其人適足資其妄作搖動邊情耗盡民力此不可不察也且蜀去朝廷甚遠全在監司為陛下之耳目土人以鄉曲之

故未免有所牽制其間雖有自東南而往者或以家貧年
老或緣罪廢之餘徃徃迫不得已然後請行豈暇為國家
建久長之策刺舉所部之賢不肖哉臣願因知常之言出
自聖意明諭三省公共選擇東南人才操心公正識慮
閱遠者三數人依近日崔淵例漸與蜀中監司兩易按
祖宗舊制量與推恩庶忘遠適之勞蓋監司得人自能公
心刺舉郡守郡守得人自然銷未形之患成久長之利與
夫更張法令遙度事宜其利害蓋相萬也臣昨蒙 聖諭
有所見密具奏聞輒冒昧及此伏乞 睿照

論延重奏薦

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臣蒙恩拔擢非常苟可以裨補 朝廷少圖報稱自當竭
盡無所顧避惟延重奏蔭一事緣臣頃在吏部執此甚堅
近日亦曾言立法大意今恐涉遂非好勝之嫌不敢強辯
然心有未安須合奏知竊見文臣任提點刑獄以上奏薦
法其立法首云應蔭補者此四字乃本條要切之語蓋以
官未至正郎却係提刑資序則其履歷甚深故許奏薦非
謂凡任提刑釐務及一年者不問是何資序皆許奏薦也
只如趙焯任江西馬大同任湖北日經明堂大禮釐務皆

及一年止緣未是提刑資序銜內帶權發遣以故不敢陳
乞况此條專為文臣而設二人乃未嘗引用今延璽係武
臣提刑帶權發遣豈可却援引放行蔭補乎臣欲乞出自
聖意令吏部刷具數十年來文臣提刑奏存年限未及
者官未至正即或帶職員即曾與不曾用上件條法放行
恩澤則與奪可立判矣伏取進止

論步軍司多差撥將佐往潭州飛虎軍淳熙七年十月十二

臣竊見湖南帥臣辛棄疾以本路地接蠻徭時有盜賊

置飛虎一軍免致緩急調發大兵截自七月已有步軍一
千餘人馬車一百六十八人起蓋營寨製造軍器約至未

秋可辦預先撥屬三衙專聽帥臣節制庶免它時潭州占
破差使八月十八日已奉 聖旨撥屬步軍司至九月十

九日岳建壽奏審合與不合又奉 聖旨差統領官一員
事體已為允當已而建壽却欲依步司諸軍格式分置隊

伍差撥諸色合千人於是統領之外共差將官四員撥發
官一員訓練官一十五員

內馬軍將五員合千人八十九

部隊將二十五員並馬軍押擁隊四十員並步軍
諸色教頭十七人醫人獸醫二人統領將司五人見今

中尚書省下糧料院分擘請受前去臣雖書生不聞軍事
偶有三疑不敢輒隱若其不中於理望 陛下憐而恕之
臣聞蠻徭僻在溪洞惟土人習其地利可與角逐所謂鎗
牌器械專務便捷與節制之師全然不同此則辛棄疾創
軍伍之本意今若一切教以三衙戰陣之法深慮所招新
軍用違所長一也軍馬未及二百人而差將官一員部隊
將二十五員必須量破使令則是部曲少而主者多或有
十羊九牧之患二也凡三衙偏裨日赴教閱紀律甚嚴不
容少怠聞有外路優輕去處必是計會請行在步軍先減
見成之人於飛虎未見其益三也今若只依已降指揮且
差統領官韓世顯或更差正將一兩人前去令與辛棄疾
相度只就飛虎千五百人中推擇事藝高強為眾所服者
為教頭押隊之屬既免虛占衛兵亦使上下相習似為兩
得况棄疾止敵先得軍額未嘗陳乞將佐故望 聖慈更
賜詳酌施行取 旨進止

本論出論者庭不必備官

淳熙七年十月十三日

臣竊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雖有定員紹興以來未嘗官
備蓋以職任清高實為左右史之儲惟真才實能乃可處

之近來館職多未歷監司郡守既不可為即徃徃直遷卿
監其用既驟尤不當泛泛而進茲者著作郎宇文子震帶
本職出為淮東總領見今即佐已有三員自不為少正宜
虛位以待奇士緣近歲士風犇競遇有一缺即干求騰那
失涵養之本指況今在館之人並非久次姑令安職少厚
士風有何不可先事而言少裨聖主作成人才愛惜爵
秩之意臣之職也冒昧密陳仰乞 睿照

論宗室省額及臨安奏事命官公事批付三省
臣有管見二事奏稟如後

一臣伏見陛下於宗室解試省試立額事曲軫宸
慮至于再三蓋欲悠久可行固難輕易出令臣適思
之解試雖是取士之源而入仕多寡全在省試今解
試已自終場放榜之日甚近臣欲乞來日宣諭三省
將解額隨宜降旨所有省額續聽指揮蓋其間節目
頗多近日有司緣日子迫促不暇子細分別今去省
試尚有半年熟議而行似未為晚

一臣伏見臨安府承例凡內降或本府小可公事徃徃
徑取旨斷遣若止是軍民徒流笞杖它時別無關會

固可一面施。今月十一日有前承信郎郭宗厚因違
約束特編管三百里。十四日忠翊郎吳公佐不合教
唆謝遷妄狀。特追一官勒停。次日承信郎謝革不合
鼓扇物價。特送鄰州編管懲治。皆已允當。只是三人
偶係命官。既未除名。將來遇赦。必乞依條敘理。或移
赦之類。今申臨安。止申三省。照會並不曾畫旨下吏
刑部及大理寺。縱使徑會申部。逐部亦難奉行。深恐
有司別無憑據。他日或啓弊端。兼數日之間。三次如
此例。已成熟。萬一事有大於此者。防微謹始。不可不
慮。臣欲望 聖慈密諭吳淵。令將此三人行遣。經由
朝廷翻黃行下。况目今內中諸司取索一物。行遣一
吏。逐處無不申審取旨。今臨安非是全然不申。但止
申照會於理實為未安。臣欲乞日後臨安所奏公事
遇有事涉命官等。並批降付三省行下。庶合舊制。臣
以政體所繫。密具奏知。更乞 聖裁。

約東行滿營二百里十四日忠始即云公依不
受謝遂長伏侍進一官勳德父日八官即謝奉不
效及歸世累其具奏賜恩心望遂
與陳事無命官者並州制三官百十無合專降
申與會公與曹德奉定五始已自以請是所奉公集
更定事無有中書雜言分朝每非長全終不中野上
願與歸者皆臣臣今中書臣亦素一誠許盡
臣仰惟陛下以浙東禱雨未應內批禁止屠宰甚嚴夫

奏議卷第十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四

參知政事劄子十首

乞免閩浙收買軍器所牛皮

淳熙七年八月

雞猪鴉鴨本以養人。聖意尚且曲推不忍之心。况牛者
稼穡所資。固不欲其斃。而就烹剝。但器甲所需。誠有不
容已者。臣前日見密院關因軍器所陳乞拋買牛皮一萬
張。行下浙東福建兩路限一季收買。臣初謂急關要用。不
敢有言。連日詢訪。却知近日歲額諸路取解黃牛皮二萬

五千張而第十三料又收買三萬八千餘張數目浩瀚緣實到者常不及半然而已能足用故本所申出剝牛皮六千一百張此則其未至闕用明矣臣今欲乞出自聖意念浙東歲事既未可必來年耕牛不可多殺令軍器所且將出剝牛皮對減兩路拋買之數或自寬展期限免致州縣寅緣科擾臣每觀陛下仁民愛物無所不用其至常懼無以少效其愚偶有所見冒昧以言伏望聖明特賜矜恕

奏同趙相王樞因四朝史志成書乞與李壽推恩

淳熙八年

臣等仰惟陛下崇爵祿以馭富貴公賞罰以覈名實蓋凜凜乎周漢之上矣臣等退相告語常欲推廣德意見於奉行之際庶幾昭明功效激勸多士近者四朝史志成書臣雄備位宰相適叨典領臣惟臣某並以曾經脩纂各蒙增秩加恩隆天厚地之施祇服震恐其有留心斯位功用顯著偶緣去朝未被醜賞隱而弗言心則有愧臣等伏見太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遂寧府李燾博考舊聞網羅逸事脩成績資治通鑑長編一千卷其自熙寧至靖

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施設群臣之所議論推原審訂登載甚詳今之史志撫取實多又其間地理一志全出燾手昨燾外補臣准臣集移文取索乃上送官雄檢照紹興二十八年初進具徽宗皇帝實錄提舉官右僕射湯思退言翰林學士汪藻脩元符已來詔旨八百餘卷實錄多所取正望加褒錄以勸忠勤有旨加藻端明殿學士諸子悉與堂除差遣燾之長編助成史志正與藻類藻猶褒於身後燾况值於書成若止令與曾任史官在外之人例減二年磨勘似未為允欲望 聖慈稍賜甄別特與轉官既彰

聖朝念功之實亦使臣等免蔽善之譏其於總核不為無補冒瀆 宸聰伏深戰懼取 進止二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燾依降指揮減二年磨勘外更與轉一官

論殿試宗室換官息科推恩

淳熙八年閏三月十一日

臣伏見殿試來日唱名偶有管見二事密以奏 聞如後一宗子試有兩等其一元是武官試換文資謂之鑠應舊格先轉兩官然後換授今次其有八人其一元是白身直來就試謂之應舉舊格特備一資然後換授今次共有九人臣謂鑠應人先轉兩官恩數委是大

優新制寢罷已得允當但應舉人依舊循資却似不切今契勘得錄應八人除忠訓即善采合換京官外其成忠即汝僚師栗師愚師程四人並合換從事即保義即伯友希輝二人並合換修職即承節即汝寓一名上合換迪功即別無恩數反不若無官應舉人却循一資之為優也欲望聖慈臨時當殿降旨有

官錄應宗子郊所換官只是選人即後參部日特與依無官舉人例各循一資或循兩資亦未為過蓋須用考第舉主方改京官京官則否此人逐舉先換兩官盡改京秩其利害大段不侔而又可以示均一昭恩意况善采陳詞未已將來豈免量加循轉不若出於自願聖意先與施行之為善也

一臣近者恭聆聖諭以謂今次恩科雖曰三分之二入第五等然既許納勅則後舉赴特奏名者益衆三目大人取一其數仍在臣退而再三思慮欲乞出自聖意候第五等人給勅謝恩之際特傳恩旨如不願納勅並令吏部特給綾紙與補銜闕選限將仕郎既無所得又非品官而使日暮途遠者有以藉手而歸竊

計欣然願就者不少可以生銷後舉再試之人實清
將未入仕之路

論吳飛英赴官遷延

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臣伏見浙西監司與外路不同帥漕專應辦輦轂不暇賑
恤所部惟藉提舉常平專任其責昨日趙伯渙去官即乞
催新官吳飛英奏事繼取復旨催促聞其人近在處州今
數十日猶未到闕臨事遲緩於此可見雖暫令韓彥質兼
權終是守土有妨巡歷緣近例不許撓闕臣不敢越次奏
乞改移然念數州歛散之權所係甚重難徇一夫而忽一

路歆望

聖慈未日特賜宣問商量或嚴行督促或速議

換易取進止

論檢舉諸軍磨勘

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樞密院錄到二十八日葛郊劄子乞將諸軍置籍
預先一季檢舉磨勘此事將未必至更改但恐指揮既下
收之實難事涉軍旅尤宜審重况今臣准行在供職侍從
方許一季前檢舉磨勘然亦須批問取索若在外侍從則
必等候自投文字其餘庶官又可知矣夫無功磨勘前人
每議其非但行之已久勢難改易故凡不來者不強也今

從軍之人動以萬數無故創檢舉之制何以待有功之人
況此曹不熟條少習文墨此命一出軍吏及部胥得以相
為表裏或增損年甲或竄易歲月失於計會則不為入籍
稍得賄賂則亟與施行名器輕濫獎俸百出初欲為惠後
將有不均之怨其為利害非止尋常臣所謂將來必至更
改者此也若文字進畫乞
聖慈更與密院商量仍略詢
有司除在內侍從官一季前檢舉磨勘外其餘內外百官
有無似此體例則輕重是非可槩見矣取
進止

論檢舉諸軍磨勘
淳熙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前

臣竊見樞密院錄到二十八日旨劄劄子乞將諸軍置籍
預先一季檢舉磨勘此事將來必至變更但恐指揮既下
收之實難事涉軍旅尤宜審重况見今文臣惟行在供職
侍從方許一季前檢舉磨勘然亦須批問取索若在外侍
從則必等候自投文字其餘庶官又可知矣夫無功磨勘
前人每議其非但行之已久勢難改易故凡不來者不強
也今從軍之人動以萬數無故創檢舉之制何以待有功
之人况此曹不熟條令少習文墨此命一出軍吏及部胥

得以相為表裏或增損年甲或竄易歲月失於計會則不
為入籍稍得賄賂則亟與施行名器輕濫弊倖百出初欲
為惠後將有不均之怨其為利害非止尋常臣所謂將來
必至更改者此也若文字進畫乞 聖慈更與密院商量
仍略詢有司除在內從官一季前檢舉磨勘外其餘內外
百官有無似此體例則輕重是非可槩見矣取 進止

乞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買內地土

淳熙九年七月十四

臣蚤未面奏張縉所乞乞令思州黔州守臣說諭諸田將
所買田土盡行獻納事緣干涉邊面欲且子細商量蓋有
三說今具下項

一臣之伯父利見紹興初曾為黔州通判臣幼年聞說
思州與黔切隣本是夷境軍興之際田氏將帶州兵
北扞金虜朝廷嘉其忠義待遇甚至緣此二州之人
通婚姻置產業習以為常即與田汝弼隔驀來施州
置產召鬧事體不同今一旦因田祖周一族獻納隔
州所爭之田遂盡令獻納積年所置鄰郡之產而又
明言永不得與夷人交易示以拒絕之意竊恐有所

未安

一契勘此事本緣張續與林栗互有異同續恐栗擅說
諭之功必欲有以相勝故因高震之言輕議及此况
思州權州今乃是田祖行與祖周自不相能必不肯
使其所部之人盡獻祖產利害頗多不可不慮

一所降指揮雖曰說諭毋得抑勒然聖旨既下遠方
一敢不遵從又張續見為漕臣自應力主其說觀望抑
勒勢所不免他日或致紛紛彼必謂得旨如此可以
藉口况田祖一族耳尚能越黔入施與譚汝翼讎殺

不已若諸田合力其勢必盛雖小夷初無足畏然消
患未形亦當早為之慮

右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或且令黔州開具思州人所置
內地田土凡幾族幾畝各係甚年分置到不過二數月便
得詳細或且作朝旨委帥漕先次相度候見曲折旋降指
揮似未為晚未審聖意以為然否臣備位近列自當以
承命為恭若利害稍大又不敢有隱於君父亦嘗以此稟
丞相淮緣已得旨施行難於中輟不免密具此奏仰乞
睿旨

論和糴

臣昨見商量和糴行在約三十萬石。既是地近，不妨臨時降旨。今偶聞米價日減，恐日下便合施行。但近緣印會子稍多，止可作七十七。一文行用，若更捐一二分見錢，則所費不過一二十萬貫，而輕重相權，其利極博。此事臣思之甚審，蓋將來有所調發，不患見錢不出，故也。又臣每聞陛下預念年歲之豐歉，雖陰陽家說亦行採訪，臣未嘗不歎仰聖德孜孜民事，頃刻不置。非如群臣止苟目前而忘遠慮也。臣數日前因五更視月，見歲星粲然於其傍。考之占書，亦主歲饑。嘗聞太史司官或云是犯，或云近，爾以臣觀之，有德可禳。聖主固已優為有備，無患人事自當預計。但令儲米稍廣，則所謂錢物自可力致。謹密具奏聞，伏取進止。

論川廣守臣奏事

臣近日屢見議者乞令四川郡守奏事，已有旨依奏。臣嘗求其故，蓋由舊制闕到半年前，方許奏事。川廣遼邈，必至愆期。緣此遂有指揮許本貫結罪保明與免奏事人，既樂於便道之官，自然憚於萬里入對。今有新知彭州宇文僕

正用此制見進入文字如經入睿覽更乞聖裁或日後因擬郡之際特賜宣諭自今川廣守臣不必以闕到半年為限纔有除命雖是三二年闕便許赴闕奏事既免臨時妨其赴上彼亦無詞可以自解以為允當若其才力顯著或急欲任使固可旋降指揮此特為平常者設耳謹密具奏聞伏取進止

論四川通判闕歸堂

臣備員政路凡有所見只好榻前陳述或恐辯說再三有失事體又念每蒙聖訓不敢雷同閱默臣前日面奏臣寮既論遠方郡守須令入對不若隨除授時早賜處分蓋緣見今有乞郡者將未必援舊制只據所居州軍保明例入文字與免奏事則所降指揮復成虛文矣臣又曾面奏緣四川無堂除通判闕凡簽判知縣往往得郡今見乞有廣安軍者與其超躡如此殆不若以通判數闕歸堂之為愈也二事更乞聖裁特賜詳酌取進止

乞差侍從官充社稷九宮壇初獻官

臣竊惟社稷之重次於宗廟至如九宮貴神則主風雨雪霜雷電疾疫之事唐明皇蓋嘗親祠東郊真宗亦差前

執政行禮是以凡遇郊禮宗祀不欲旅祭於百神之列專命臣僚即壇藏事蓋重之也近歲偶失討論指為優輕去處多差近下有故臣僚甚非國家敬恭大祀之意臣雖欲略正其失而有司襲常蹈故率不見聽欲望聖慈因朝殿特賜宣諭今後各差侍從官一員充社稷九宮壇兩處初獻官庶幾情文稍稱可以祈豐年報靈貺兼自未遇本處奏告猶命大臣或禮部長貳行禮而况大享之時乎取進止

樞密使三首

論舒濠守臣奏

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昨見王希呂奏守北峽關利害得旨下池州張詔江州趙永寧議定近據二人奏所部兵數不多池州已認巢縣江州又照管陽羅俱無力可及北峽臣再三思之兵力誠有不及按北峽在舒州境內相去不遠今雍希稷偶已致仕若舒州守臣得人可使揀選民兵付之防守免至別調大軍又濠州趙不違與運判不流是總麻親見乞回避兩郡雖曾除代能否尚未可知欲望未日宣諭各別奉可用之人使填此闕實為要務謹密具奏知伏乞睿照

論屯田事合同進呈

臣伏見郭剛初條具到屯田奏狀。御封降付三省樞密院後未三省止是博詢衆論未有定說。臣所以不敢干預。今者錢良臣郭剛劉光祖同狀申到條具次第內有差撥六軍戰士一千五百人。兼有脩蓋營房一節。依祖宗成憲及乾道樞密院工房格。慮合通知。謂如差撥軍士。即合要見入隊不入隊之類。若不先事奏陳。深恐臨時或有抵牾。兼檢照乾道元年委郭振理會淮東屯田節次條具行遣。並是同共進呈。宗案皆見在樞密院。近未教有文武官問。臣屯田次第。臣以不知為對。聞者往往譏臣避事失職。臣實無以自解。况本朝河防不屬樞密院。而趙瞻劉奉世輩在西府日。自乞干預。當時人以為是。蓋大臣與國同體。不應苟避形迹。今臣止是欲舉本職。以逃官謗。非敢欲預三省之事。伏取聖裁。

乞令四川制置司通知馬

淳熙十三年

臣聞蜀有邊防。有馬政前後議者多。云二者必須相關。然後事體歸一。朝廷亦嘗屢行申飭矣。其如制置司專任邊防。市馬多寡在所不問。都大司專主茶馬支費。浩瀚有所

不恤若非兩司通知其利害則雖欲使之協力何可得也
且陛下以全蜀兵民之寄付之制帥雖御前軍猶許節
制總所錢物猶得商確而馬政獨不預聞可乎臣愚欲望
特降 睿旨今後凡每歲市馬若干價值增損若干收支
茶絲銀兩若干並令制置司通知如此則議論歸一邊防
馬政不致相妨實為悠久之計取不進止

奏議卷第十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五

右丞相劄子五首

催薦士降旨

淳熙十四年
四月七日

臣輒瀝愚誠仰塵

睿 眷聽

臣自蒙簡擢備位侍從更歷二

府一意孤立未嘗薦引人才每為中外誚責此固眾所共
知不敢欺罔茲因除拜朝士皆援例迫臣謂難但已躊躇
久之方敢以四人姓名薦聞又恐 駕坐稍久一時失于
詳奏既同列及侍立官皆知留身之由決須轉相告語今
既累日未奉處分往往私相指議在臣委實汗顏蓋以受

任之初觀聽甚有所損歆望聖慈曲賜矜念如程大昌
王謙曾在班列聖意或有所疑只乞將劉荀陳士楚兩
人特降收召指揮臣却自作意度諭令辭免庶幾稍全事
體不至別有議論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悚俟罪之至伏取
進止臣等未嘗議及

論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未穩

淳熙十四年十月二日密院指揮鎮江諸

軍令今冬大教一次其老弱殘疾不堪入隊人就
行揀退却選少壯人補填無則暫闕候教閱畢開
具聞奏所有合用錢
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臣適觀密白鎮江大教指揮有以見陛下欲蒐簡精銳

汰去冗濫實治軍之要務但事既涉衆當使由而不知若
直云就行揀退則恐衆謂本非教閱乃是揀軍其揀退之
人未審何以處之惟復便令離軍或上撥充隊外一有疑
惑難於戶曉况劉超起自鎮江軍中方此試用同時等輩
必有存者去取之間須令合於人情欲乞且降指揮云其
老弱殘疾願充隊外人候教閱畢開具聞奏却密諭超及
吳琚逐旋措置甚不為難所貴衆心帖然別無疑慮又楚
州出戍及揚州武鋒軍馬事體既同恐合一就處分儻臣
言可採即乞候奏入留中未日再與密院商量或指揮已

自先行即金字牌足可追返。臣竊惟陛下復祖宗密
白之制，使三省官復奏而後行，乃是今酌量可否，上下相
維，非止奉行文書，自當因事獻替。是忘僭越密具以聞，乃
一愚慮，弗協于理，伏望聖慈，特賜矜恕。臣無任惶惧之
至。明日，上諭密院，只降指揮云：鎮江諸軍令，今各大教
一次，合用錢令，總領所支撥應副。

入論省燧吳回轉官

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臣竊見近降指揮，諸司賞典，並用紹興二十九年例。緣當

時止差損行一使，乃棄義問衛茂實，並不曾轉官。蓋義問

以執政而辭茂實自用，都大監領轉行兩官，係就一處推

賞。今未棄義，依紹興十二年例，差克覆按使，復官推賞已

用鄭億年例。臣昨未內殿，所以併及省燧者，蓋十二年按

行使副万候回等，皆轉兩官故也。指揮若行燧，必自奏至

如吳回止，該一賞，即與衛茂實不同。自合轉官。臣今預奏

曲折，庶得聖心。先賜審度，數日間面奏之時，便可處分

伏乞睿照。

論密院徑除文臣帥

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臣昨曉伏見密院得旨，格易沿邊三路帥。臣共一指揮，仍

各令不候受旨疾速之任內高夔係是文臣共祖宗以來
至于今日無此故事臣備位宰司若遽奉行是為失職况
廬州揚州無監司而三處皆聚兵築城高夔罷職豈能便
到亦須指揮以帥付之何人方可起發伏望聖慈預
軫宸慮庶幾來早得以面受處分伏乞合睿照
計刻論密院徑支四川總制錢計數

臣頃在密院因吳挺乞均諸軍請給與之往復兩年然後
詳備又恐金州吳元軍則例差殊就令總所取會方知合
貼十方緡之數當時未曾降指揮者蓋審之重之恐三省

惜費耳迨未密院徑就四川經制改科錢內撥十方緡貼
助既非本院錢物豈應三省全不預聞徑自取撥臣是時
泯默奉行已失其職便當自劾引去繼蒙聖諭恐虜人
來賀聖節或爭禮儀今臣等任責緣此未敢控訴只俟
將來人使出閉臣即露章有請免妨賢路伏乞聖慈併
賜矜察

林判潭州

日補對乞錢未修潭州外城劄子紹熙五年

臣伏見潭州控扼湖廣號為重地外城周圍二十二里紹

興所季網折彥質皆議葺治會替移而止自後六十年間日就堙圯東南一帶基址僅存則又木生其間雜以荆棘根株牽引榛翳拆裂臣自到任委官差人逐旋芟薙始見損壞去處若不及今修築必將蕩然無復藩籬之限緣州郡事力不足未敢輕易措置又慮迂延歲月它時費用愈大除已開具丈尺物料細數申三省樞密院乞賜敷奏外欵望 聖慈特降度牒并官會共十萬貫就撥樁管米三千石付漕臣豐詛提督其數仍總收支本州不敢稍有移用專令飛虎軍統制韓世顯同兵將官各以所部士卒分頭工役委通判魏熊亨蘇森計置物料協心應副並不許一毫科擾民戶旬歲間可以畢工庶幾隱然金湯壯荆楚之形勢實為永久之利伏取 進止

同諸司列薦陳自修蘇森奏狀

紹興三年

伏覩紹熙三年三月十九日勅臣僚上言監司列薦不得獨銜所薦每章不得過三人奉 聖旨依須至奏聞者臣等竊見承議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陳自修性資端亮識慮通敏所居之官公尔忘私自未選人京官最憚作邑自脩歷郢之京山衡之耒陽湖之安吉實漏三

任後兩邑素号難治自脩治効卓然造朝之日不事干謁
徑赴部注闕而歸恪於進取如此士大夫莫不推之又宣
義郎通判潭州蘇森文定公輒四世孫開奕練達恪守家
法作邑佐州吏事甚長昨本路提刑盧彥得兼權帥漕首
以名聞籍在中書未蒙甄錄近者柳州闕守諸司方議薦
此兩人會朝廷差官而止今皆去晉不遠欲望 聖慈特
加擢用随所任使必有可觀它日或不如章臣等甘坐謬
舉之罪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醴泉觀使準 詔言事

求言詔 紹熙五年

勅某朕以菲質嗣承丕圖臨政之初惧未明於治理求言
是急冀咸尽於忠規深惟舊輔之賢方遂殊庭之佚好觀
故事雅推聞見之該入告嘉謀夙倚贊襄之久固幾微之
洞識亦幽隱之必通民間之利病無不周詢朝廷之得失
無不素講固宜披肝膽以露奏排闥闔而上聞矧於播告
之脩賴以咨詢之意卿其稔思予指明聽斯猷竭剴切以
備陳審安危而歷述庶禔善治敢怠虛懷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秋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
皇帝陛下臨御大寶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不
遺老臣特下璽書之寵臣伏讀感懼凜無所容自當披肝
瀝膽上裨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夏絕而復蘇心
勦形瘵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慮可補大猷况衰殘
垂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
理冒瀆宸聰臣無任戰汗俟罪之至

奏議卷第十二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
皇帝陛下臨御大寶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不
遺老臣特下璽書之寵臣伏讀感懼凜無所容自當披肝
瀝膽上裨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夏絕而復蘇心
勦形瘵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慮可補大猷况衰殘
垂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
理冒瀆宸聰臣無任戰汗俟罪之至

回奏

臣伏準七月二十一日求言詔書一道臣恭惟
皇帝陛下臨御大寶聖德日新博詢讜言圖回盛治不
遺老臣特下璽書之寵臣伏讀感懼凜無所容自當披肝
瀝膽上裨初政之萬一但臣連年抱病今夏絕而復蘇心
勦形瘵氣息僅屬平昔既無嘉謀遠慮可補大猷况衰殘
垂盡之時安能有所獻納謹陳四事仰塞明詔言無倫
理冒瀆宸聰臣無任戰汗俟罪之至

火德而興。本朝亦用火德王天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宅中夏。太上皇帝、皇后、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疆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為曾祖母。重華皇后為祖母。宮闈鼎立。自古簡冊所載人主奉三世皇中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動。陛下天性之孝。光于祖宗。使火德蕃昌。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焉。之何待贊也。臣偶有愚見。輒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居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居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宮掖。况太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五六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間奏請。稍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侍清閒。出則從遊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舊事為證。靖康初。徽宗內禪。

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勳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
龍德宮甚被顧遇至今以為羨譚高宗內禪壽
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宮惟重華移御日淺未
暇及此况累朝止奉母后比近事体不同惟
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一曰敬天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故愛民
則敬如天之仁勤政則敬如天之健博愛無私以法
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誤其命
億萬斯年受天之佑矣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于

三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於其下
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
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於前矣
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楊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
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苟德
脩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
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
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
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祕書省不過歲時點檢鍾鼓

而已政事或闕于下災祥或見于上彼何預焉堯舜
遠矣羲和固難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
皆委忠直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
復用王安禮設或纏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
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熒惑退舍
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曰陛下酌本朝故
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
天之一端也

三曰崇儉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曰節用而愛人

易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頌魯僖公能脩伯
禽之法先及儉以足用次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
愛民乃首言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用度不足
則必重斂于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矣臣恭聞下
陛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文帝示
溥朴為天下先而臣尚以為言者蓋自南渡以來疆
土未及承平之半悉中外之貢輸奉三宮之榮養自
當有增而無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屯戍之兵
又厚添差不釐務之祿視祖宗時所入彌寡所用

彌多東南民力安得不困。往者京官選人憚於作邑，正為財賦難辦爾。邇來州郡亦以不辦為憂，嚴于催科，巧於措畫，僅乃有濟。陛下惟懷愛民之意，何自而行。臣願因六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損之又損，如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然後上行下效，其效可睹。至于民力之盈虛，州用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限以半年。上之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實惠徧及於天下，不為虛文捨是則雖詔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牆壁而已。

四曰文任。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文任為先。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置。暨舜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禹明後世，何獨不然。粵自漢唐以來，以迄于今，論者孰不以是為急務。固無待于縷進，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田集事，何以致治。

今昔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
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
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為大弊其尤可慮者川廣小郡
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
數差撥遠者一年近或半歲奔走道路廢其閱習平
時既已傷財緩急又將誤事若將任滿猶且庶幾其
四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如此何以堪之臣意欲
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千里之外者別為區處或
就所過州郡隨其川陸應副舟車逐節交替所費度
不甚多其本處迎送止以鄰境為斷一則大省借請
二則不防備禦然須所過州郡依國奉公乃無阻滯
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願付議臣詳審
利害使之悠久可行免至輕于出令若乃選擇得人
深戒數易或令因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
善無以加矣

右謹錄奏 聞謹奏

申省狀劄附

看定羅源縣寺觀爭田田申

乾道六年三月除閩憲日

今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付下福州羅源縣仙茆院住持僧智權與本縣天慶觀爭競田土一宗文案契書文簿令其看定尋拖照得除戶禮部前後定奪申都省及行下本路並將上件田土給還仙茆院外今却緣尚書祠部檢準建炎二年正月九日旨揮應崇寧後未寺院改為宮觀者除天慶觀外並改正給還既有除天慶外之文竊恐官司未免疑惑又緣羅源縣舊自有天慶觀政和八年御筆

指揮止係將仙苑併入即非創改仙苑作天慶觀其仙苑院若引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御筆手詔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旨揮及建炎二年改正給還旨揮亦不為無理但仙苑院除繳到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初四日羅源縣給還公據外經今近三十年其間知府莫尚書分撥一半田土及日近福州知錄定奪事由並無文案可以照証合要見羅源縣天慶觀前後所陳事理及官司所給文據一就看定免憑偏詞却致引惹爭訟緣某未到本路無緣取索須至回申者

右件僧智權一宗文案契書文簿等謹具狀繳連申尚書省伏候旨揮

乞正上尊號禮儀劄子 乾道六年

某伏覩已降指揮加上光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尊號緣上件典禮事天休叅酌援據貴于得宜謹按唐大詔令凡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陳請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候指揮

十一月十四日三省

同奉 聖旨恭依

乞放歸明并從單下班祇應年七十人添差狀

乾道

七年六月 兼權
兵部侍郎 即日

契勘本部不住有歸正并曾經從軍下班祇應年七十以上人陳乞添差參部緣有宣和舊法東西班不堪披帶殿侍逐班祇應年七十聞奏放傳內有戰功人取旨安排是致一例不曾放行切詳宣和以前未有歸正及揀汰離軍之人止謂在班年及七十不堪祇應故有放傳之法即與今日優恤歸正及從軍人事体不同况大小使臣校副尉年七十以上且今並許添差參部不許下班祇應注授差遣委實不堪欲望 特賜指揮將歸正并曾經從軍揀汰下班祇應年七十以上人依大小使臣及副尉見行條法放行注授合入添差差遣其東西班見今應奉并吏職不曾從軍之人自依舊法施行庶幾有以激勸忠義不至失

所奉 聖旨 依

申明試賢良日百官常起居狀

乾道七年十月

契勘本部條具冊試賢良方正內一項合侍立官從閣門檢照殿試進士儀注斟酌施行緣閣門數十年來未曾行過上件儀注無憑斟酌止檢會到殿試進士見行令式御試舉人日諫議大夫待制以上并侍御史祕書省正字以

上并貼職省試發解官並殿門外祇候宣召即入宣知舉官點檢

試卷官已前五日內告報仍閱祕書省唱名日入殿起居祇候官聞報準此

今未初復制舉事体至重當皇帝正殿臨軒之際而群

臣略不朝謁止許于殿門之外於事体實為未安今欲

斟酌是日駕坐文臣常參官以上及考試六論官并貼職

祕書省官並令常起居訖依舊就殿門外祇候宣召即入

乞下閣門照應施行候旨揮十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給札李丙抄丁未錄狀乾道七年

契勘國史院見脩四朝國史緣歲月深遠文字散逸首

尾衡決考證甚艱今聞右脩職郎監臨安府都鹽倉李丙

樂于收書勤于考古嘗纂丁未錄卷秩浩瀚起治平之末

迄靖康之元其間議論更革往往編年該載殆將備史氏

之闕欲望朝廷特降旨揮許給札就丙抄錄如見得其書

果可以稽考四朝未盡事迹即乞從本院保明量加旌擢

不惟有助大典亦足為學者之勸候旨揮十一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其合用紙札銀中府應副

禮部看詳舉人押走字韻為上聲狀乾道八年二月

準都省批下白劄子赴省試前場人照對賦題官韻有字

內走字係是上聲子口切一音却點作則候切入在去聲
今未場中士子多用杜牧注孫子序猶盤中走圍圍之走
盤之句押走字韻其出處實無音釋委合如字於上聲韻
內押兼西漢蒯通傳載猶如阪上走圍亦無音釋凡經傳
無音釋者並只如字顯見合從上聲如字押用分明伏乞
特賜牒送貢院詳酌考校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部看詳
車尚書省檢照禮部韻略上聲走字不訓其義去聲走字
注云疾趨也緣禮部韻往往本於廣韻按廣韻上聲走字
注云趨也去聲走字注云疾趨也既皆訓趨則義亦相通

今見行禮部韻如防探字之類平側異音被視之類上去
異音元祐間看詳許隨韻通押若有獨音方從本音今未
舉人所用盤中走圍之走坂上走圍之走既廣韻皆訓趨
如出處無獨音自當依見今禮部韻所載元祐已行條制
隨韻通押今看詳如得允當乞下貢院照應施行候指揮

乾道八年二月一日劄下禮部貢院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仍榜試院門曉諭

與廟堂乞追錄芮燁行誼仍官其一子

乙未衆從官議定既

者遂不曾上

簽書會有異議

某等竊惟褒廉遜抑躁競國家方以是風曉在位士大夫

論

稍知勸矣。其有行誼雅為衆推，不幸位未稱，德齊志以沒，又誰表而出之，以示不忘，則於重勸不既大矣乎？伏見故國子祭酒芮燁，德配前修，文高當世，恂恂自守，初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据正，有不可奪之志。故相秦檜時嘗因賦詩為宵人所誣，捕逮繫獄，流竄遠地，怡然累歲，略不自明。太皇太后嘉之，召為學官，館職旋擢臺察，已而出使東廣，節操彌勵。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過曲江，班犒郡縣吏之乏月給者，和不違衆，清不進名，大率類此。聖上簡知自司業，升祭酒，經明行脩，多士敬服。玉音嘗諭宰臣，令真侍從會燁移疾，優進書殿奉祠而去。兩學生員祖道者，千計觀瞻，莫不太息。按祭酒從四品序位在太常宗正祕書少列之上，使燁稍為子孫計，必未引去。去財累日止，用本官休致，得恩澤一名。今其三子，二為白丁，深可矜閔。况燁初除司業，在乾道五年八月，家於湖州。一昔可至，是時官已朝奉，即供職滿歲，則六年冬祀法當任子燁，固欲避免踰四月，乃起此。遇郊禋不及者，兩旬。恂於榮利，近世罕見其比。欲望朝廷特與敷奏，追錄衆美，還官一子，使天下知。

聖朝尊賢屬俗獎善律貪不問存沒書之史冊不亦美乎
兵部申明交趾襲封事 淳熙六年

檢照

本朝待交趾李公蘊李德政故事初封郡王次封南平王
逮其身故即贈侍中追封南越王昨淳熙元年朝廷加
李天祚守藩歲久貢職時修建國安南以示褒寵然安南
在唐止是一府而南越在漢所統不一今若追贈侍中南
越國王既不失祖宗舊典又可增大近歲封國之命所有
李龍翰襲封一節按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平王

李乾德薨其子陽煥嗣立建炎二年有司討論請候本國
乞降封拜表奏到日即依自來條例以真命十一月十五

日奉 聖旨依直至紹興二年三月方降制授陽煥靜海

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

都護上柱國特封交趾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四

百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具述其父服除封拜之

意至紹興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陽煥薨其子天祚嗣立八

年三月亦降制授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

太尉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贈封交趾郡王食邑

四千戶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四百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其制詞有云。曠言嗣子初襲提封遠動就望之誠請繼蕃宣之舊。又云王靈已被戎事毋忘緣金革以奪情宜墨纒而泣政。今未李天祚既於淳熙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薨其李龍翰有請命于朝即將未合依陽煥天祚例授以封爵謹具申都省伏候 指揮

禮部申明李浚追服事

淳熙六年

本部近據從政郎新高郵軍司理龐師求狀稱自小過房在親叔位下除本生父及所生母身亡已解官持服外今

未本生嫡母身亡未審合與不合解官持服乞檢坐條法

告示本部檢準乾道重修服制令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

庶子為後者為其母亦解官申其心喪

紹興令同今未龐師求

嫡母身亡正是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合行解官分明尋下

太常寺取索前後體例據本寺檢到隆興二年刑部符備

坐右奉議郎李浚狀元係李若樸庶子過房在伯若水位

下今未嫡母徐氏身亡合與不合解官當時下大理寺指

定大理寺稱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者亦解官申其心喪注

稱皆謂生已者李浚既不係徐氏所生不合解官本部竊

詳服制今既載前項解官申其心喪又云母出及嫁為父
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然後注皆謂生已者五字蓋謂所
生母或為父所出或父死而改嫁義雖斷絕然生育之恩
不絕故令申心喪與上文為其父母解官自是兩項不相
干涉兼在法嫡繼慈養改嫁或歸宗尚須經三年以上斷
絕然後不解官豈有嫡母在堂偶因為人之後遂不解官
之理今李浚本生嫡母初未嘗為本父所出又未嘗改嫁
而大理寺却節去母出及嫁以下十五字而移注文皆謂
生已者五字於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解官申心喪之下則

是嫡母之在堂與夫被出改嫁更無差別背違法意何以
示訓欲望朝廷批送勅令所更切看詳其餘氏元係李浚
嫡母不曾被出及改嫁浚合與不合解官如合解官乞下
吏部勒門本人徐氏身亡之後如未曾解官申其心喪即
今日下改正依條施行免致將來有司一向引用誤行之
例有害名教所有龐師永事体與浚正同自合解官本部
見款具條告示外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

奉 勅 令 所 釐 正 勳 封 條 法

淳熙七年
三月

某竊見本朝舊制文武臣有勳有封自上柱國至武騎

尉十二等勲也三公侯伯子男食邑食實封封也政和三年春加勲並罷而見今司封却依舊將勲封袞同立法謂如諸衛大將軍勲一轉食邑二百戶諸衛將軍至率府副率勲二轉已至護軍一轉食邑二百戶之類史輩多不通曉奉行之際或與或否往往失當近準都省批下大宗正司申備坐右千牛衛將軍不諤率府率不迺等十人狀該遇淳熙六年明堂大禮乞依赦加恩而司封疑執勲一轉二轉及已至護軍之文未敢放行謹按三朝國史志職官第七載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副率以上有封又兩

朝國史志職官第六宗室副率以上初該恩加二百戶今未不諤等十人正應封格又曾陪祠兼錄到建炎二年三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士赫特授右千牛衛將軍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制書乃知中興初固未嘗廢特近歲失行耳今乞朝廷特賜施行仍送勅令所分別勲封釐而正之候指揮

勅方季隨改官

淳熙七年參知政事日

吏部奏鈔迪功郎方季隨用前任廣州番禺縣尉日獲賊賞改承務郎照得本人任縣尉日曾權廣州新會縣事奉

年之間因禁決撻百姓過當因而致斃者十有五人數內
官士一名三日內兩次科斷其餘或因綑吊或因考訊並
皆責出身死又有孕婦阿黃因追其夫不出一併決大小
杖四十下緣此墮胎并縱容親知交通關節營私牟利科
罰民戶錢物私置文曆差防縣禁軍幹當私事不公不法
甚多具載本路提刑詹儀之按章及按章及勘官林士美
奏案之中雖經赦宥朝廷以其情理重害於淳熙六年八
月初五日奉 聖旨特勅停仍展三期叙總及一月偶值
明堂赦恩便得叙復今又用本任賊賞改合入官不惟大
段僥倖兼自未官員因公事決撻人解后致死或刑責稍
過往往坐以用刑慘酷永不注授親民據方季隨慘酷如
此考功格法終身不合升改為係酬賞有司一切不問今
若放令改官便當正注知縣馴至守倖其為民害何可勝
計緣本人係已引見改官之人未敢退鈔下部七月日三
省同奉

聖旨方季隨改官指揮更不施行

牛之制則無以流百世是富因而致荒者十有九也
宜去一名三日內兩次科其餘九月間科或因考疏

聖書考考則效前部轉更不而得其夫不出一併天大小

齊同奉了緣此便除并縱各親知更通因即官私平利科

長教本入細也隨是者重之亦奉其舉得下格又良日五

甚此及有官更當五三味利隨至其科其為知害何臣類

與者必研每籍長者分是也為新隨隨隨隨隨隨隨隨

嚴此出生地良世無得定也難勝力難考考與考與

月對準無自來中實自全也難勝力難考考與考與



三才圖會